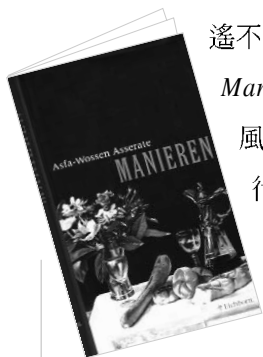


# 王子的叮嚀



「那個留下來的陌生人，正是一個國家及其社會最好的鑑賞家。」德國社會學家齊莫爾（Georg Simmel）（注1）如是說。

對於德國讀者來說，阿斯法－沃森·亞瑟瑞特（Asfa-Wossen Asserate）的確是個外國人，這個來自心理上遙不可及的衣索匹亞人在2003年寫了一本名為《教養》*Manieren*（注2）的書，立刻颯起一陣叫好叫座的強風，連續16週穩坐《明鏡週刊》*Der Spiegel*暢銷書排行榜，短短兩年之內，這本書在德語世界熱賣16萬冊，17刷的記錄讓印刷廠忙得不可開交，除了翻譯為英文之外，阿拉伯文世界與芬蘭也紛紛引介，羅馬尼亞文版刻在趕製當中。

用「教養」這個不夠炫麗，甚至有點兒刺耳的題目作為書名，其實未必討好，因為一般人不是對自己的教養充滿了莫名的信心，就是動輒指斥別人「沒有教養」。但《教養》一書卻在競爭激烈的書市拔得頭籌，說動德國讀者掏錢購買，掩卷之後又爭相走告，使銷售量節節上升，這應該與作者特殊的身分有一定的關係。

亞瑟瑞特何許人也，斗膽在紙上批評、教訓起日耳曼人的「教養」來，難道不怕引起反感，爆發另類民族自尊心大戰嚟？或許我應該先強調他的出身：亞瑟瑞特系出衣索匹亞王朝，是遜皇 Haile Selassie 的嫡姪孫。王子執筆暢談羈旅德國三十多年歲月中的所見所聞、所思所感，自然有一股說服力，由他來調侃德國人，以不卑不亢的態度為基調，輔以詼諧的文筆，似乎一出招就占盡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優勢。亞瑟瑞特還擁有另外一項要件，他從小跟著家教和裸母有系統地學德語，就讀於當地的德語小學，不斷在德文上下功夫，先後在杜賓根大學、劍橋大學以及法蘭克福大學研讀法律和歷史，後來因為衣索匹亞政局丕變而流亡德國，到他撰寫《教養》時，已經在德國度過了35個年頭，所以他德文造詣精湛，運用自如。

書評和廣告當然不會忘記這個賣點，《教養》的作者是一位王子！然而亞瑟瑞特本人在接受《明鏡週刊》訪問，述及自己的王室血統時，曾經半開玩笑地提醒記者：「哎，您千萬別掉進一千零一

德文譯者  
◎ 楊夢茹



夜的陷阱中」，當記者緊追不捨問道：「不過您在德國當然也算是社會的菁英囉。」他不疾不徐回答：「啊，我們早就是小老百姓了，幾百萬人當中的一個，……基本上都屬於既無命令可下、也不服勞役的階層。」(44/2003)

這席話並不矯情，1974年衣國發生革命，皇帝在王朝被推翻之後被人用枕頭悶死，亞瑟瑞特的父親未經審判即遭槍決，母親和手足則飽嘗長達15年的牢獄之災，這期間有幾百萬人失去了生命。留在德國乃不得不然，他當過記者、非洲與中東企業的顧問，目前擔任杜塞道夫展覽公司新聞部的主管。變成了青蛙的王子有話要說，筆下一揮就是十來萬字，想必塊壘間早有成竹，而且不吐不快。

《教養》並不是一本說教的書，作者亞瑟瑞特根本無意站在高山上俯看眾生，然後為讀者立下必須遵守的規矩，但意在言外的規範卻歷歷可見。若說這是一本源於長年經驗及縝密沉思之後的著作，會比較恰當。作者在卷首列舉了一連串令人感到不快的事情或行為，藉此詮釋書名：直視陌生人的臉、家有訪客電視機仍然開著、紅酒斟得太滿、問人體重、大驚小怪……，但他很快就放棄了這種寫法，因為「不打算故作優雅」(頁17)，他認為「教養具有權威性的特色，毋需討論，……，一如古人所言，不必爭辯何謂品味，不僅因為品味屬於私事，由個人來決定，而是因為天底下好的品味獨一無二，無非就是一個原則而已。」(頁19)



▲《教養》一書作者，  
阿斯法-沃森·亞瑟瑞特

吻手禮是否令人尷尬？我們應該表揚凡夫俗子嗎？讚美是否已經在我們的社會裡絕跡了？流行時尚有多麼粗俗？你我是淑女紳士，或者只是男人和女人？（大哉問！適合拿來問在博愛座上假寐，把孕婦當成發福的女人，大口打哈欠以及伸長手指清鼻孔的人。）這些富含趣味的話題，作者以他冷眼旁觀累積出來的敏銳，好整以暇開起德國、奧地利以及瑞士德語區人的玩笑，謔而不虐。譬如德國人習慣以「仰慕者」代替「情人」，唯恐情人與入幕之賓或其它更加形而下的語彙暨關係畫上等號。他也花了兩章表達他對德國式的稱呼和頭銜的意見，德國人很迷戀頭銜，尤其對博士情有獨鍾，一個獲得博士學位的人甚至不需要姓，因為人人尊他一聲「博士先生」，他的妻子則順理成章接收了「博士太太」的稱呼，然而這些繁文縟節卻不能套用於女博士，若是她的另一半想要分享博士妻子的榮耀，門兒都沒有！

書中有不少章節作者以他的祖國，已經走入歷史的衣索匹亞舊王朝之習俗作為開場白，藉著今昔之比，異中求同或者同中有異，引申出他要談論的題目來。《南德日報》*Süddeutsche Zeitung* 說這本書旨在反對無禮隨便的異端，推薦想一探德國究竟的人看一看。(2003.10.8.)

《當代文學雜誌》*Zeitliteratur* 用輕快的口氣稱讚《教養》這本書「有魅力又妙語如珠」，形

容作者像「一位遠道而來的客人，目光清晰的民族學家，同時又是一個寬厚的朋友，希望保護我們一下——抑或有意對我們的粗魯敬謝不敏？」之所以發出這個喟歎，是因為《教養》一書也在優雅的儀態與舉止上著墨，暗示我們如何接待嚴重遲到的客人，又如何與在我們面前大肆擤鼻涕的人周旋等等。「教養是使我們忘了自己身上怪味的香水」，我們的確不該忽視自己也很脆弱的這個事實。（2003.11.）

誠如《明鏡特刊》*Spiegel Special* 的報導所指出的一樣，這本書「不會直接告訴我們如何站或坐，果真這樣就太沒格了。但是，作者仍然給了允諾高尚行為的指點、暗示及象徵——十分謹慎地。」（3/2003）

內容之外，《法蘭克福匯報》*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* 盛讚亞瑟瑞特的新書「德文美妙，幽默、博學又風趣，具有特定的個人魅力以及直截了當的吸引力。」（2003.9.16.）

《教養》出版後佳評如潮，暢銷兼長銷，德國讀者用閱讀的實際行動支持王子的叮嚀，除了少數幾位書評人認為作者在某些細微處陳義過高之外，各報章雜誌的評介堪稱不偏不倚，沒有人覺得被冒犯，反而因為被搔著癢處感到愉悅呢。此外，羅伯特——博世基金會（Robert Bosch Stiftung）也在同年頒贈作者亞瑟瑞特 "Adelbert-von Chamisso-Preis"（文學獎）（注3）；這是一個專門為非德國籍人士所設的文學獎。就整體而言，各方都展現了絕佳的風度與教養！

《教養》在德語世界大放異彩的同時，我國望重士林的黃崑巖教授也率先發難，在2004年總統大選進行電視辯論時，提問候選人教養的定義，繼而於同年九月將他摩頂放踵的苦心結集成冊，出版了《黃崑巖談教養》（以下簡稱《談教養》）這本書。黃教授憂心於國人不重視人文素養，不尊重專業，不在乎穿著與應對，懶得花心思陶鑄風格或變化氣質。他剴切陳辭，輕聲呼籲，書頁中似有陣陣春風拂面，我們讀著讀著，連翻書的動作都文雅秀氣了起來，否則，好像有愧於他的殷殷相勸。

《談教養》在臺灣地區已經創下9刷的佳績，這個記錄讓人欣喜，同時也反應出我們的社會對這個話題需求孔急。書中數度為教養下定義，其中以「個人的教養有如一陣風，……只在特殊的狀況下才會呈現在別人面前，……缺乏教養也在面對狀況時才會露出馬腳」最為一針見血（頁5）。當大部分的人只求隨波逐流式的生存，卻不問生命的意義，缺乏擇善的原則時，杞人憂天焉能不憂天？

黃文推崇「普魯士人精神」（頁10），有別於《教養》的作者把德國人的言行風俗視為雞蛋裡的骨頭，一一挑出，置於放大鏡之下仔細耙梳，「外人以敬重的眼光審視的德國，德國人卻不信任自己，顯得膽怯。」（頁14）兩本書的作者雖然有時各唱各的調，但不謀而合之處卻也不少。亞瑟瑞特認為「在宇宙中把合宜的舉止分派到自己的立足點，也就是個人唯一的位置之



上，如此才使得此人成爲一個真正的人。」（頁 20）黃教授疾呼思考是教養的原動力，指出閱讀「在塑造人品的過程中，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。」（頁 71）爲了深化教養，不但建議我們要跨出讀專業書籍的小領域，還鼓勵我們發展國際化的閱讀習慣與能力。

兩位作者都對歌德讚譽有加，德國人重視教育以及社會重視教養，依黃教授之見，歌德功不可沒，而亞瑟瑞特也不時援引歌德的文句爲他的主張背書。我也是歌德迷，順水推舟試譯一首歌德的小詩，當作讀《教養》、《談教養》兩本書的心得：

「上帝送給祂粗魯的孩子／規則和紀律，知識與藝術／贈予他們所有上天的厚愛／以便減輕地上紛擾的命運。／他們赤裸裸地從天上來／不知道如何措其手足／詩意爲他們穿上了衣裳／於是再沒有人感到羞慚。」

"Adelbert-von Chamisso-Preis" 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，亞瑟瑞特將自己的謝辭定調爲「在尊貴的社會」，副標題是「我們不是野蠻的小丑」；《教養》是他獻給供他避難棲身的德國以及德國友人的一份禮物。黃教授的《談教養》雖然使人如沐春風，卻也成爲大選時期最難作答的一個問題，並且在不景氣的出版業掀起狂濤，也是一份難能可貴的禮物。

撰寫本文午休時，我從網路上收聽德國之音，其中一則報導讓我豎起了耳朵。在富庶、先進以及教育發達的挪威，也出現了讓有心人士坐立難安的現象，記者舉了小學生帶著手機上學，熱衷上網但忽略人際關係，黏在電視機前卻遠離書本的例子；挪威政府因此正考慮增加預算，消弭這種「貧窮」。貧乏是當今普遍的狀況，誰見過風？誰又願意當一名有知的野蠻小丑？還沒爲自己找到烘托恰如其分的舉止行爲與思想的人，《教養》與《談教養》這兩本書指點了我們一個方向。📖

## 注釋

注 1. 1858-1918, 生於柏林。

注 2. 亦可譯爲「風格、舉止、儀態等」。

注 3. 同年得獎的另有出生於德國的土耳其女作家 Zsuzsa Bank。